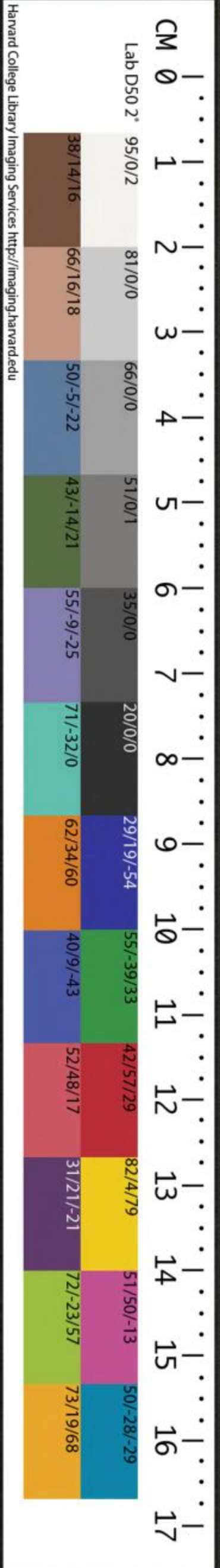


T2512/8193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LY 25 1958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一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一

唐

肥儀鳳四年六月調露元年春正月帝如東都司農卿韋

弘機免

通鑑曰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杜麗侍御史伏仁請劾  
奏弘機導上為奢奈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請恩用  
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臣下何  
罪人以虧玉法必欲曲放本立請原臣於無入之境為  
忠貞之誠本立意得  
罪由是朝廷肅然

二月吐蕃替普苑

通鑑曰贊普卒子弱智悉弄立年八歲上命東行檢  
開國之行儉曰欽使為政大宜制體未可圖也乃上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一

哈佛大學  
哈佛藥宗  
圖書館  
珍藏印

唐

卯 儀鳳四年

改六月

調露元年春正月帝如東都司農卿韋

弘機免

通鑑曰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  
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  
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  
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  
忠貞之誠本立竟得  
罪由是朝廷肅然

二月吐蕃贊普死

通鑑曰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年八歲上命裴行儉乘  
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夏四月以郝處俊為侍中○命太子賢監國

通鑑曰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裴行儉擊西突厥執其可汗阿史那都支以歸

通鑑曰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揚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精騎進掩遮旬遮旬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通鑑曰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思德温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孰訶為可汗一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多敕問之遣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

庚辰二年八月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

管擊突厥平之

通鑑曰初上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大總管將兵三十餘

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夏四月以裴炎崔知溫王德貞同三品○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

通鑑曰吐蕃寇河源常之擊却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

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以兵遮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之地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八月貶李敬玄爲衡州刺史

通鑑曰敬玄軍旣敗屢稱疾請還旣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聚之

武氏廢皇太子賢爲庶人立子哲爲皇太子

通鑑曰賢爲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后所信官至正諫議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爲人所殺后遂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后使人告其事鞠之於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后不可遂廢爲庶人黨與皆

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左遷餘皆釋之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尹氏曰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默殘忍一至於此蓋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始焉扼殺其女以陷皇后終而廢殺二子以逞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書廢不書罪高宗雖素所鍾愛欲宥之而不可得則亦具位焉爾可勝嘆哉

冬十一月朔日食

二年九月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

還鑑曰以立太子宴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會命婦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大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

歷代佐命耻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為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尹氏曰高宗柔懦不君而牽於愛慾故其所為大率皆類婦人女子然而是宴之設特為武氏而已倘止宴百官則武氏無預必宴及命婦則武氏預矣此固當時之意也而亦綱目書法之意也

三月郝處俊罷○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通鑑曰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秋七月以太平公主適薛紹

通鑑曰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

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  
官府亦不得不懼也胡氏曰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  
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名士若各從所欲則無  
可以成婚矣然舜由匹夫為天子婿能使二女率循婦  
道此則尚主之法式也然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傳之訓  
如太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為之婿者德行行乎閨門使  
帝女不敢以貴富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  
何美如之不然殆難免於薛克構之言矣

以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為中書令○徵處士田游  
巖為太子洗馬

通鑑曰游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辛其廬徵為洗馬無  
所規益右衛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  
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車三顧之榮將以輔導  
尚賁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固足下乃  
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  
塞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降之

通鑑曰初行儉軍還伏念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傳  
連兵為寇詔復遣行儉討之副總管曹懷舜引兵至長  
城北遇伏念伏念乘便風擊之大敗行儉軍於代州之  
陘口多縱反間由是伏念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  
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程務挺  
掩金牙取之伏念還失妻子輜重乃引兵北走行儉又  
使務挺等追躡之伏念恃遠不設備軍到狼狽遂執溫  
傳以降突厥餘黨悉平以伏念溫傳歸京師斬之初行  
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  
回紇所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嘆曰渾濬爭功古  
今所耻但恐殺降無  
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八月河南河北大水○冬十月朔日食○徙故太子賢於

巴州

二年二月未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

通鑑曰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尹氏曰高宗制於晨牝雖愛子且不能保何有於乃孫哉也時重照不得良死蓋原於此况既有太子又立太孫固無謂也書之于冊亦譏之爾丘氏曰自古未有太子在而立太孫者始見于此

夏四月朔日食○關中饑帝如東都

通鑑曰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開赤縣微得盜一人神采言語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聞喜公裴行儉卒

通鑑曰行儉有知人之鑑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剝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勣弟勣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勣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勣渡海墮水炯終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實王彼誅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昂王方翼劉敬同李多柞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借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竝分給親故偏裨數日而盡劉氏曰卒未有書謚者此其書謚何子行儉也曷為予之行儉嘗論昭儀之立為禍始是以予之故李勣行儉皆功臣也勣不具官而行儉書謚一予



一奪其示臣子之大節嚴矣

### 安西都護王方翼破西突厥平之

通鑑曰阿史那車簿圍弓月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三姓咽麴與車簿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分遣裨將襲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方翼徵入議事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竝中書門下同承受進

### 止平章事

通鑑曰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矣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先是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

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尹氏曰宰相之稱至是愈益外矣書同承受進止殆與奔走小臣無異其何以經邦論道師長百僚乎

###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通鑑曰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

### 秋七月作奉天宮○監察御史稟行李善感諫營宮室

通鑑曰上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宮於嵩山之南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

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  
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  
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  
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宦者緣  
江徼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  
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上手  
詔慰諭令棄竹江中

### 零陵王明自殺

通鑑曰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  
至是都督謝祐希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  
皆坐免官祐後復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子後為后所  
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  
使刺客取之也

### 召薛元超赴東都

通鑑曰太子頗事遊畋元超上疏規  
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召赴東都

### 冬十月以劉景先同平章事○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

### 貴大破之

通鑑曰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  
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  
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  
州死久矣何給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  
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 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畧副使

通鑑曰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澗八戰八捷  
上以師德為北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  
武材勿辭也

癸卯二年十二月改弘道元年春二月突厥寇定州圍單于都護

府○李義琰致仕

通鑑曰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不自安以疾求去許之范氏曰高宗責義琰當矣然已以讒殺其舅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劉氏曰義琰求退以上怒也其得書致仕何義琰正人也故綱目特予之

崔知温卒

尹氏曰綱目於人臣之卒或爵或不爵不惟足以見才品功業之高下亦足以見當時朝廷之盛衰姑以唐言之高祖朝二人任伏威書吳王竇威不書爵太宗朝十有六人其不書爵者杜淹裴寂封倫三人而已岑文本不書爵而書代者之爵至高宗朝亦有十六人而書爵者五於五人之中其三則前朝舊臣張行成尉遲敬德

褚遂良是也若高宗所用之人獨張文瓘裴行儉而已何太宗朝書爵者如是之多而高宗如是之少耶夫武氏專朝大臣具位凡陳力就列者初無功績之可紀故綱目於其卒也皆削其官以貶之爾不然綱目何獨厚於房杜王魏諸公而獨惡於姜恪問立本來恒崔知温輩哉觀者試思之

三月彗星出於五車○夏四月綏州步落稽作亂討平之

通鑑曰步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鐵余餘黨悉平

以郭待舉郭正一同平章事○五月突厥寇蔚州

通鑑曰突厥阿史那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知辯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

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於高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通鑑曰詔罷封高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事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住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此天賜也自負綵絹百疋以賜鳴鶴劉氏曰書詔罷之何譏也何譏封泰山非也封高山益非也以疾甚罷之則亦不足美矣持書譏之

詔皇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丘氏濬曰東宮有平章僅見于此

十二月丁巳帝崩于貞觀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六太子哲即位後

名顯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

通鑑曰上疾甚夜台裴炎入受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賀善贊曰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綱目書濮王開府書罪獻鷹犬皆予之也自書武氏為昭儀而後其可予者惟幸涼州不果行一事耳若其瀆亂人倫委政房闈幾胎宗社之禍可勝嘆哉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通鑑曰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郭正一罷

甲唐中宗皇帝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武氏光宅元年

尹氏曰昔范公祖禹修通鑑分職唐史著為唐鑑一書  
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  
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後用武氏之號今  
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是雖與范氏相出入要  
亦求其是而已夫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  
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循唐之天下武氏安  
得而絕之綱目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  
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賊亂之徒無以自立於天  
下耳或曰呂后制朝何不繫惠帝之年曰惠帝既沒固  
無年之可紀况呂后又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而立之  
故綱目但以兩行分註紀呂氏之年已足見其非正統  
之意固不得與中宗尚在者為此而得以紀嗣聖之號  
也

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以韋弘敏同三品○二月武  
氏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

通鑑曰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  
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  
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  
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  
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立旦為皇帝妃劉氏為皇  
后未平王成器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收元文明  
旦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  
人飲于坊曲一人言曷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  
赴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  
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歐陽氏曰武氏之亂唐之  
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  
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  
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  
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  
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胡氏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  
裴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侍后為重  
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

而已也尹氏曰裴炎白太后而謀廢之然綱目止歸惡  
太后者何也武氏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已非一日縱使  
裴炎不為此謀中宗亦必無久安之理故綱目深探  
本情直書太后而不及裴炎者亦所以原其實也

### 武氏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通鑑曰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  
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尹氏曰綱目凡統繫  
於一者直書以某人為某官是時中宗既廢雖立豫王  
其實國政初無所預故每事必揭太后于上明天下事  
制於太后也然不黜之者社稷猶繫乎唐而武氏猶為  
唐之太后故也至他日革命則非矣綱目亦豈輕於絕  
其人哉

### 武氏始御紫宸殿

通鑑曰太后御武成殿皇帝率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  
太后常御紫宸殿施紫帳以視朝劉氏曰為不書

臨朝臨朝常辭也書御  
紫宸殿則嚴然帝矣

武氏以王德真為侍中劉禕之同三品○三月武氏殺故

### 太子賢

通鑑曰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  
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歸罪  
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為雍王  
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

夏四月武氏遷帝顯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丘氏濬曰書帝顯  
者以別豫王旦也

閏五月武氏以兄子武承嗣同三品○秋七月彗星出于

西方○温州大水

通鑑曰派  
四千餘家

### 八月葬乾陵○武氏以馮元常為隴州刺史

通鑑曰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詭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

### 武承嗣罷○括州大水

通鑑曰流二千餘家劉氏曰大水何陰盛之徵也太后始為昭儀則書萬年宮大水繼書恒州大水為皇后則書括州海溢至是御殿則書溫州大水括州大水然則武氏禍亦也土之不勝有自來矣綱目屢書不一書所以示後世戒也

### 九月武氏改元及服色宮名

通鑑曰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劉氏曰旗幟從金色耳書改服色何誅意也金土子也其欲代唐之意昭昭矣丘氏濬曰此武氏革命之漸

###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丘氏濬曰後世臺諫風聞言事始此嗚呼此豈治世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許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輒加以惡聲是豈忠厚誠實之道哉胡寅有言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諸愆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途說或兩怒溢言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受罪不得申理而寃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噫後世

有道之主公恕之士其尚矣胡氏斯言為  
鑒母氏之失而輕易中傷善類也哉

### 武氏立武氏七廟

通鑑曰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  
炎諫曰太后毋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  
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  
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  
從這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  
妃胡氏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  
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  
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討武氏武氏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通鑑曰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柳  
州司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  
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  
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

稱匡復上將移檄州縣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  
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  
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  
陷吾君於聚麀殺子屠兄弑君醜母人神之所同嫉天  
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  
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  
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  
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李孝逸將兵  
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  
氏尹氏曰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同憤天下有能  
討之者討之可也敬業為是舉兵其名正矣然曷不書  
討敬業等本以失職怨望非真有討亂之心故書爵書  
起兵姑即此以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予敬業也使  
其果能以興復為心奮不顧身則必以討書之矣

### 武氏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通鑑曰武承嗣與從父第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  
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



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謩言炎有異圖太后命謩味道鞠之景謩証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謩平章事殺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胡氏曰能權輕重然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擅權而亂國也中宗雖下愚炎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於太后又欲使之歸政睿宗以收公議其將能乎尹氏曰裴炎首發廢君之禍蓋正其誅然而書殺書爵者武氏殺之故也

###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用魏元忠計敗敬業殺之

通鑑曰初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率大眾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河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河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眾單

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走敬猷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謂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陳嶽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氏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下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來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鋒顛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尹氏曰敬業既以興復為詞自宜直指河洛而乃妄希王氣故綱目先書取潤州以定其罪繼書擊殺以正其死也雖然敬業是時已追削官爵復姓徐氏故唐史及通鑑皆以徐敬業稱之今綱目止書李敬業者李勣受姓於

唐武氏廢君之賊不得而易之也綱目之立法如此孰謂其徒史而已乎劉氏曰書取潤州何志敬業所以貶也敬業本起揚州并兵渡淮直指洛陽易耳乃反南圖常潤義氣索然矣有不敗乎

李景謨罷武氏以崔登同平章事○郭待舉罷武氏以章方質同平章事○武氏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通鑑曰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甲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武氏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武氏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

乙酉唐武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武氏改元垂拱

尹氏曰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中宗綱目猶書帝者不予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且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耶曰非

也何以知之以下書端政豫王旦知之矣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以明白至於書帝所在或恐疑為豫王故不得不為之辨以告後之君子丘氏濬曰按唐史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綱目本此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氏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同一時世也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况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其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文明矣魯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焉明年又有唐洪之

紀則示中宗既廢之後列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圈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雲

二月武氏以其兄子承嗣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三月武氏遷帝于房州○沈君亮崔營武承嗣罷○武承頒垂

拱格○武氏貶塞采道為青州刺史

通鑑曰朝士有左遷請宰相自訴者未道曰此太后處分禕之曰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故有是命

夏五月武后以裴居道為內史流王德真於象州以蘇良嗣為納言○武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胡氏曰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得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銜鬻之門消庶耻之道乎

六月武氏以常侍價同三品○秋七月武氏以魏玄同同三品○武后以阿史元慶為興昔亡可汗○武氏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請闕之不報

通鑑曰懷義得幸於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

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馬思最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歐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度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尹氏曰一僧一寺主何必書之所以著武氏之惡耳

丙戌唐武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武后歸政于豫王旦尋

復稱制

通鑑曰太后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尹氏曰前已書立豫王旦則是豫王已為帝矣故唐史及通鑑皆以皇帝稱之然綱目止書豫王旦者不予武氏之偽立也不然每歲既書帝之所在而又以豫王為帝則名實亂而無別矣

二月朔日食○武氏以李孝逸為施州刺史

通鑑曰孝逸既克李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諧之故有是命

### 三月武氏置銅匭受密奏

通鑑曰太后自徐敬業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匭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開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器一室告保家嘗為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礼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亂狀俱同下獄則以威刑脇之無不誣服又造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事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

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亂相連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究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快意相辭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末天下猶手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主崩場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為亂於是雄傑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師也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朝遣使巡察四方或不擇人則黜涉不明刑罰不中徒使百姓送往迎來無所益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人而生者百姓是也百姓安樂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 夏四月武氏鑄太儀○六月武氏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

嗣章待價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通鑑曰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此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秋九月武后以突厥斛瑟羅為繼往絕可汗○有山出於

新豐

通鑑曰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贅生地氣不和而地卑出今陛下以女主慶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生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武氏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通鑑曰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者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唐武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冀州雌雞變為雄○三

月韋思謙致仕○夏四月武氏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

通鑑曰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兆府將鸞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酒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王鸞苑果也乃止

武氏以裴居道為納言張光輔平章事○武氏殺同三品

劉禕之

通鑑曰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費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教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教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壽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

數紙胡氏曰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  
可也况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  
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  
為敕此則宰相之言也

秋七月武氏以魏玄同為納言○突厥寇朔州武后遣黑  
齒常之擊之

通鑑曰突厥骨馬祿寇朔州太后遣常之李多祚擊之  
突厥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鞞鞞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  
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  
請請答之常之曰柰何以私馬答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武氏殺之

劉氏曰人微者其書何予之也晉周權矯詔復去羊后  
書誅此則曷為止書殺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傷位義  
也書誅則何以勸義故止書殺之然則其必書矯  
何以為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勸義之意深矣

冬十月武氏流李孝逸於儋州

通鑑曰武承嗣誣李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  
功咸死除名流儋州卒尹氏曰孝逸附會賊后為之鷹  
犬破李敬業而安武氏可孽后之忠臣唐室之姦賊也  
奏功不賞尋亦自及蓋天假手殛之以為後世助桀者  
之戒耳昔呂氏命淮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  
遂誅使孝逸而能為此擁三十萬之眾抗表請還政天  
子徐俟傷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過唐哉不是之  
思罪亦不免故綱目不書其官以見貶之之意其竄死  
也宜矣

罷御史監軍

通鑑曰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  
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  
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  
責其有功遂罷之胡氏曰武氏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

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

大饑

**子戌**唐

武后垂拱四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武氏立崇先廟

通鑑曰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宗請為七室咸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乃止

二月武氏殺乾元殿作明堂

通鑑曰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

夏四月武氏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通鑑曰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匿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五月武氏自加號聖母神皇

通鑑曰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來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六月朔日食○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通鑑曰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武氏遂大

### 殺唐宗室

通鑑曰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及元嘉子黃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魏王鳳子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諲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內等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迺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譔詐為皇帝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冲募兵得五千人起博州先擊武水新令馬元素閉門拒守冲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却衆懼而散冲還走博州為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立神勦擊之貞亦舉兵於豫州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削貞冲屬籍更姓虺氏貞發屬縣兵得五千人使裴守德將之拒戰而潰遂與守德皆是殺初諸王往來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真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將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

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曰太后曰珣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收元嘉靈夔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如祝黨皆誅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等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餘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以為逆人申理不言又垂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得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元軌緒融及濟州刺史薛顛與弟緒紹皆坐與二王寘謀為太后所殺胡氏曰元軌賢王也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宗室舉事又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清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尹氏曰唐史載冲等討亂死之而通鑑止直叙其事故褒貶之義不明今綱目書舉兵與復不克而死既予其興復又予其死節則其義昭然明白夫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等身為宗室儻皆坐視弗

恤後世必謂秦無人如其舉義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猶勝於坐受屠戮者乎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守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書法若此固不以成敗倫人亦所以為忠義之勸也

### 武氏以騫味道王本立同平事武氏拜洛受圖

通鑑曰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 武氏明堂成作天堂以僧懷義為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

通鑑曰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二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

### 武后遣兵擊生羗及吐蕃不果行

通鑑曰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羗襲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羗未嘗為盜一旦戮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乃亂遣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矣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徒僥倖之利以事西羗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臣恐羗戎未見已有姦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饑關隴弊而狗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不果行

### 唐武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武氏服袞冕大饗萬象

### 神宮大赦改元武氏追尊其父母為太皇太后

通鑑曰太后服袞冕播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周國先王亦與饗焉禮畢御門大赦布政下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王為太皇妣為太后墓曰昊陵順陵

夏四月武氏以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為內史○武氏殺

汝南王煒鄱陽公誣等十二人及天官侍郎鄭玄挺

通鑑曰誣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如玄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

秋七月武氏徙紀王慎于巴州道卒

通鑑曰諸王之起兵也慎獨不預謀亦繫獄徙巴州行及蒲州而卒八男相繼被誅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如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眾皆慚服及聞

御膏沐垂二十年

武后遣帝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州

通鑑曰初太后命待價擊吐蕃至寅識迦何與吐蕃戰大敗待價狼狽引軍還太后大怒除名流繡州斬其副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川都護

八月武氏殺內史張光輔

通鑑曰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將奔突厥為吏所獲多引海內知識冀以免死誣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皆被誅秋官尚書張楚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謹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赦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九月武氏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劉氏曰黑齒常之書擊此書討何重辭也討罪大義也以僧任之非其人也重其辭所以病太后也直書其事不待貶而意自見矣

閏月武氏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通鑑曰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台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令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其福有司準直十餘萬興等又誣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

松州唯維變雄○冬十月武氏殺鄭王等六人

通鑑曰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臣愚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弟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枉於踈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武氏以范履冰邢文偉同平章事○十一月武氏享萬象

神宮始用周正

通鑑曰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劉氏曰書改正多矣書曰以某月為歲首或曰以某

月為某月垣辭也此書曰用周正何誅心也周士護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綱目深探其情故特書曰用周正

### 武氏自名嬰改詔曰制

通鑑曰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字以獻至是行之嬰即照字也

### 武氏除唐宗室屬籍

通鑑曰從司刑少卿周興之請也

唐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武氏以是月為一月

○武氏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刑文偉為內史

王本立○武氏韋方質于儋州

通鑑曰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所權流儋州尋賜死

### 二月武氏始試貢士於洛城殿

通鑑曰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或偏覓舉奔競相尚諛訥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邪故文忠公論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焉夫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歟况其事始於僭竊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丘氏濬曰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庭始見於此遂因之以為定制

三月蘇良嗣卒

蓋氏曰於是大臣不書卒六年矣  
多大后所殺也於是始書良嗣

四月武氏殺范履冰 秋七月武氏流舒王元名於和州

以告密人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通鑑曰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  
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謀反廢徙舒王貞亦  
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獮豸何嘗  
誠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衛水人王弘義素無行  
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使人搜  
捕揉踐立盡又見問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  
百餘人太后擢為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救  
弘義榜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枷上刎其首朝士人人自  
危每朝輒與家人款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  
真上疏曰古者獄或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

日獄官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况以九品之官操生殺之  
柄竊人主之威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不  
聽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  
孫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  
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  
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  
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  
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行  
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  
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

僧法明偽作大雲經言武氏當代唐頒示天下

通鑑曰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  
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  
藏之劉氏曰大雲經偽書也書頒何譏也  
自欺非也欺人甚哉故書頒譏欺人也

武氏殺南安王頴等十二人又殺故太子賢二子

通鑑曰武承嗣告上金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耶至皆殺之并誅其子及支黨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嗣改姓武氏

通鑑曰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請太后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改唐為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帝為皇嗣賜姓武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八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彘兄孫攸暨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為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賊貶黜遊藝期年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畧太后以為頴已常與密謀大事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拜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興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纒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尹氏曰武氏之亂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然綱目亦因其漸而書之以見不輕絕人之意蓋自高宗時書初今皇后決事書百官四夷朝天后至廢立以後書大殺唐宗室書除唐宗室屬籍書殺澤王許王南安王等極矣然猶以太后書之未遽黜也至是改國號周自稱皇帝以豫王為皇嗣改姓武氏於是始加斥絕不稱太后書武氏所謂誅以王法廢之為庶人者夫天下唐之天下武氏為唐妾婦遂乃革命稱尊滅唐社稷綱目自是書周書武氏蓋絕之於唐明其不得為李氏婦而中睿亦不得而母之爾嗚呼女禍之慘未有若是之甚者綱目書之為後世戒可為深切著明也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

丘氏濬曰嗚呼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陽而地陰也日陽而月陰也男陽而女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君道象日而道象月此天地之常人倫之正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焉者武盟一旦以陰柔之資當陽剛之位則地升而為天也月易而為日也女變而為男也反陰陽之常變剛柔之質易內外之位程子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者此也嗚呼言且不可况見之乎當是之時武瑒以女而統男而一時公卿將相群臣庶僚莫不以男奉女號其奉養之恩畏其誅戮之慘忘其身之為男子也嗚呼人亦不幸而生於斯時哉或曰此非但起於武氏也前此呂雉蓋嘗為之矣雖然呂氏於是時猶依所名惠帝之子以臨朝稱制漢之為漢固自若也武瑒與革唐之命滅夫之族被天子之袞冕稱天子之名號巍然居殿陛之間偃然行人君之事以受人君之朝以為萬邦之主忘其身之為女也而天下臣民亦翕然視之以男焉嗚呼此豈但人世之理悖哉亦天地之氣亂也若夫以睿宗為皇嗣賜姓為武尤為悖逆夫倡優之

子則從母之姓睿宗於此不父其父而父其母禮所謂禽獸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者也雖然睿宗蓋亦不幸而生為武瑒之子也嗚然則舊書睿宗皆作豫王且不予武氏之立也史綱前此之書亦然而此又以為唐帝旦者蓋以見豫王前此固為唐之帝矣至是又為瑒之嗣焉吁前也承父則姓父之姓以為唐之君後也承母則姓母之姓以為周之嗣嗚呼人之生也合父母而有此身承祖宗而有此姓睿宗一身前後分而異屬豈復有人理哉書之于冊以紀世道之大變也

###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通鑑曰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畧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太后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 周武氏以徐有功為侍御史



通鑑曰道州刺史李行褒為酷吏所陷當族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雅重有功尋復起為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 十一月周武氏易服色改置唐社稷宗廟

通鑑曰太后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尚赤改置社稷於神都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改崇先廟為崇尊廟冬至祀

不辛唐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

丘氏濬曰此不書帝顯之名何武氏已以且為皇嗣無所疑也上加以唐別于周也

### 二月周武氏流酷吏周興於嶺南為仇家所殺

通鑑曰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圍灸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惟兄請兄入此甕與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史臣曰按自古君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厚興以酷暴亡而下之所趨則由於上之所好也故漢武好嚴刑則義縱王溫舒之徒出武后開告密則周興來俊臣之輩用卒使天下皆受其毒而其臣亦不能以自免也是豈不為後世之永鑒哉

###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武氏徙關內戶數十萬實洛

### 陽○八月酷吏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

通鑑曰俊臣鞠虔勗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又鞠岐州刺史雲弘嗣不

問一欵先斬其首  
乃偽立案奏之

### 周武氏改唐故太子賢子光順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通鑑曰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 九月周武氏平章事傳遊藝自殺

通鑑曰遊藝夢登湛露殿所親告之下獄自殺劉氏曰遊藝首倡改號為周之議遂取大位總及期年而以言夢下獄綱目不書下獄書自殺若曰其所以死者自取之云耳

### 周武氏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通鑑曰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御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首名太后深嘆美之

### 周武氏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通鑑曰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欵并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謂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陛下所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 周武氏殺右將軍李安靜

通鑑曰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則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網之孫也

### 周武氏遣使存撫諸道

至唐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氏引見存

### 撫使所舉人

通鑑曰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次即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諺云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盜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績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胡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

誹謗矣而武氏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悅首也

### 周武氏築神都外城○周武氏以郭霸為監察御史

通鑑曰霸以諂諛拜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生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 周來俊臣誣狄仁傑魏元忠等七人謀反既而皆貶為縣

令

通鑑曰俊臣羅告知古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元忠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赦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判官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末十歲没入司農至

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  
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忠  
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  
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  
已死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  
出表視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 周萬年縣主簿徐堅上書請揀擇法官

通鑑曰堅上疏曰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來  
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  
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又法官之任宜加揀擇  
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  
不允人望者願疎而  
退之堅齊暉之孫也

###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通鑑曰時江淮旱飢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  
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餓上表告之

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  
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  
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  
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通鑑曰先是昭德密啓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  
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始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  
篡弒其父者况姪乎太后曰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  
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  
汝勿言也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  
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  
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胡氏曰以文而觀  
昭德為武台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請去承嗣所  
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  
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矣

### 周武氏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尋召還

通鑑曰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  
次及大臣數百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  
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  
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  
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  
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  
枉尋復召之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  
諸侯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  
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  
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  
天順人不切刑名不摧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  
急趨無善迹促枉少和聲向時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  
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源掃朋  
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  
帛三百段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矜以雪泥耳籠頭  
研楔穀摺膺籤爪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除死臣  
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  
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

刑而亡頽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  
獄稍衰胡氏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  
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辯詐豈易諫哉而  
昭德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  
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  
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通鑑曰初吐蕃虛實會唐休璟請復助龜茲于闐踈勒碎  
由是知吐蕃虛實會唐休璟請復助龜茲于闐踈勒碎  
葉四鎮救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  
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通鑑曰尸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譖皇嗣妃劉氏及德  
妃竇氏為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  
孝謀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  
夜祠禱而發其事御史薛季昶按之當斬其子希城詣

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論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逆  
罪當絞絞有功聞之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  
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  
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  
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 周制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通鑑曰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璿之請也胡氏曰唐制宰  
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  
使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則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蓋  
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  
事污蠱冊牘姚璿為之隱掩故建是議耳然世未嘗無  
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史雖不記天下之人固記之  
矣不力為善而惟人自防將  
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唐**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

### 事

通鑑曰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  
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我不為田  
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  
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  
唾其面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  
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  
矣夫唾不拭自乾  
當笑而受之耳

### 周武氏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通鑑曰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  
見有告皇嗣潛有異謀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  
不勝楚毒皆欲自誣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  
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背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輦入宮  
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  
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

推睿宗  
由得免

三月周武氏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通鑑曰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周萬國俊殺諸道流人擢為侍御史尋亦貶死

通鑑曰或告嶺南派人謀反遣國俊就按之國俊至廣州一朝殺三百餘人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疑有如此者太后喜擢為御史更遣使詣諸道按殺數千人既而頗知其濫制未死者皆釋之國俊等亦相繼貶死

夏五月棣州河溢

通鑑曰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朔日食○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通鑑曰七寶金輪置之殿庭尹氏曰綱目褒貶予奪立法甚嚴故非他史之比至於亂世之事亦不盡畧如王莽之紛紜制作武氏之淫名越號皆書于冊一以見紀實之意一以著姦偽之迹也

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弟默啜立

甲午唐周武氏延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為河源

等軍檢校營田大使○三月周武氏以僧懷義為朔方道

大總管擊默啜

通鑑曰懷義未行虜退而止長史李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持之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劉氏曰凡加號不書所號恒也此書何譏非名也前書金輪此書越古後書慈氏書天冊皆譏其非名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通鑑曰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景儉獨一今莖不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請太后曰卿真宰相也胡氏曰井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哉

周武氏鑄天樞

通鑑曰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太后功德立於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朔日食○周武氏貶來俊臣為同州參軍流王弘義

瓊州

周武氏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尉

通鑑曰弘義許稱追還至漢北遇胡元禮按驗殺之

通鑑曰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參軍丘悅上疏曰陛下委任昭德昭德揚露專擅顯示於人婦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之貶為南賓尉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周僧懷義燒明堂武氏

諱不問更命懷義造之

通鑑曰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賞以億計府藏為空義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瑒亦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



工徒誤燒麻主所致乃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二年再降使無賴不仁之輩指期天澤至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求致稽延咸冀釋免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黃宜加沙汰三也牧伯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特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唐

周武氏天冊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朔日食○萬

象神宮火周武氏殺僧懷義

通鑑曰懷義既燒天堂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

夏四月周武氏建天樞

通鑑曰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武三思為文太后自書其傍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七月吐蕃寇臨洮盟遣兵擊之○九月周武氏自號天

冊金輪大聖皇帝○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十二

月周武氏封嵩山禪少室○周武氏從孫安平王武攸緒

棄官隱嵩山

通鑑曰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嵩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林夏居石土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胡氏曰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量雖非宏而識閭達覘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

而立於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惠其失將有倫合苟容之行自附於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然惠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君乎尹氏曰東漢鄧后臨朝鄧康免官就國綱目猶書而予之况棄官歸隱者乎攸緒於是高人一等矣宜乎書法之深予也

**唐**周武氏萬歲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氏遣婁師德

**等擊吐蕃大敗**○三月周武氏作通天宮成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盟遣兵擊之大敗**

通鑑曰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號曰通天宮  
通鑑曰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媯誠州刺史孫萬榮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大兵將至使守牢霄給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尉勞曰吾

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言狀諸軍聞之爭先將軍曹仁師麻仁節等棄步卒輕騎進契丹伏擊之飛索以縑仁節生擒之將卒皆沒

**秋九月周武氏免囚奴遣武攸宜將之以伐契丹**

通鑑曰陳子昂上疏曰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邪

**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通鑑曰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其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喻其意者劉氏曰凡執善辭也力屈而被執耳欽明

執至靈州城下猶作隱語使襲虜營則亦志節之士也綱目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欽明也

### 吐蕃遣使請和

通鑑曰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君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唱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

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後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成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問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後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武氏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通鑑曰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仁傑刺魏州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百姓大悅

### 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

通鑑曰時契丹入冠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侍郎

周武氏以徐有功用法平恕起為殿中侍御史

通鑑曰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御史遠近聞者相賀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答擬漢張釋之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武懿宗誣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滅同平章事

李元素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通鑑曰吉頊以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

思禮引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基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剗其腹侍即劉如孺見之竊嘆俊臣奏如孺黨惡處以絞刑制流瀋州劉氏曰書族誅多矣未有多於此者書三十六家甚武氏也

周武氏以嬖幸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

通鑑曰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處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周武氏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一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一終

